

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

·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·

49

皖南事变

WAN NAN SHI BIAN

(三)

黎小江 主编



广州出版社

·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·

皖南事变

(三)

黎小江 主编

汪光明 编著
曹林平

广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军事文学丛书 / 黎小江主编. — 广州: 广州出版社, 2004.5

ISBN7-80592-707-3/G.131

I. 中… II. 黎… III. 文学—军事—中国

中国军事文学
皖南事变 (三)
(49)

出版者: 广州出版社

责任编辑: 赵辛予 封面设计: 蒙复旦

责任校对: 容晓风

发行者: 新华书店

印刷者: 河北固安县保利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: 468

版次: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7-80592-707-3/G.131

定价: 988.80 元 (全 55 册)

第十五章 林志超、叶挺、 项英、赵令波

一 伟大的哀伤，伟大的别离。 人类最伟大的感情，在别离中， 发出亘古不灭的巨响

林志超在三支队的几天，也被卷进军民相别前那种难舍难离的激动中。在这里，他抽出工作的间隙去看了几家老房东，这可就惹下了“塌天大祸”，身陷重围了。几乎天天都被拉去，接受宴请。

皖南民众的情绪的确太激动了。各村、各镇、各乡、各家、各户，都借新年年关之便，杀猪宰羊，邀请（其实是硬拉）就近的新四军到家里做客，倾诉衷肠，视为无尚的欢愉和光荣。

在三支队驻地，特务们的谣言就更多了：

“新四军不服从中央的调动，就要解除武装，送往内蒙古去了。”

“新四军是共产党的队伍，不服从中央调遣，所以要把他们送到俄国去了。”

有的说开往东北，有的说开往江西。

这些有系统有计划的谣言，目的是在动摇新四军的军心，对军人家属恐吓诱惑，要他们劝说自己的儿子丈夫快快脱离新四

军。结果与特工们的愿望相反，家属亲友纷纷要求随军北移。

许多进步的爱国人士，乡绅名流，也纷纷送自己的儿孙参加新四军。清代状元的后裔董老先生，听说新四军要走，便派其孙儿，持他给新四军首长的信函，到三支队来：

叶军长、项副军长钧鉴：

惊闻新四军不日离皖，如闻霹雳，顿觉天旋地转。本欲前往亲挽，无奈步履难移，托孙代为致意，并望收留，可供文书之职，是为至感。老夫耄矣，未知何日重见岳家军也，今奋笔抒怀，以言志也：

天愁地惨欲何之，
悲歌挥泪哀别离；
青弋呜咽云岭怨，
恨不相随壮年时。

董村九十三岁老叟董世耕

庚辰年十二月丁未

可以容纳 1000 人的董家祠堂，里面摆了 40 张方桌，三支队的负责人都被邀去参加。

酒至半酣，妇抗会的代表即席陈辞。这位 30 岁具有初级小学文化水平的农村妇女，曾经在军民联欢大会上作过两小时讲演的人，今天，举起酒杯，只说了两个字，就哽咽了。她说几个字，停一停，没说几句，就语断气塞了，接着，酒杯从她手中跌落在砖铺地上，她双手撑桌，失声大哭！好像肝肠寸断，倾跌在长凳上，旁边的人立即扶住她。

整个祠堂扬起气片唏嘘声。

张正坤司令员，这个身经百战的军人，忍受不了这种哀伤的压迫，借口军务紧急，带着满脸热泪，离开了宴席。

林志超接受了几个老人的紧紧的拥抱，一个个都老泪纵横。

他的心在这种骨肉深情的浪涛中浮沉。这种景况，使林志超对项英产生了应有的敬意。

“大家吃菜呀！”比较理智的人劝说着。

“大家喝酒呀！”互相劝说着。

“大家说说话吧！”又有人叫嚷着。

“过几天就见不到了！”这句天崩地裂的话，又引爆了更大的痛哭声！

“节目呢？节目呢？”

主持宴席的人，想用文娱节目的欢愉，来抑制这种无法抑制的哀痛。

“好！好！大家边看节目，边吃，边喝，边说吧！”

“好！好！”有人含着泪水拍巴掌。

三支队临时凑起来的男女“演员”们，不像战地服务团，能拿出什么节目来呢？只不过是唱唱歌。群众情绪，在激越的歌声中渐渐昂扬起来。接着，就是在皖南边区十分流行的凤阳花鼓调——《新四军告别皖南民众歌》：

说皖南，道家乡，
皖南本是好地方；
自从鬼子打了来，
大好河山变战场。

这些词，大家也只是当作一般文娱节目听听。可是，下面那些一往情深的愿望，却直叩每个人的心弦：

寄语友军官兵们，
爱护民众最要紧；
如若对我们有成见，
切莫迁怒老百姓。

接着，就是对反共分子的劝告：

反共分子也来听，
好汉应向鬼子拚。

然后，就是对皖南乡亲们的叮咛和嘱咐：

待到我军开拔后，
一切言行要当心！

这种缠绵悱恻、缱绻留恋、关切惦念之情，又引起阵阵哀哭声。

“这种奇异的送别式，将对大军北移，发生什么影响呢？”

林志超在感情的风暴中，陡涨起无限焦虑，产生了严重不安，仿佛闪失了什么，变得食不知味，如坐针毡了。

“回军部去！回军部去！必须回军部去！”

林志超到三支队，对上面的命令跟实际情况有多大距离就看得更清楚了。他觉得这次军事行动是由一系列的自相矛盾的措施所构成。三支队司令员张正坤就有点迷惑：

“老林呐，你这个作战科长，怎么这个时候到支队来？你那台戏谁唱呀！”

张正坤这个红军二方面军六军团第十八师的师长，在一支队老二团当团长的时候就了解赵令波，他想不出，还有谁在参谋处里，能够代替林志超。

林志超没法回答。他能说由于陈家庆的检举或是某种不可解释的原因，他被排斥在制订作战计划之外吗？不能。

两天之后，三支队司令员疑虑重重地说：

“老林呐，我看你得回军部去！”

“为什么?”

“我觉得这次行动,几乎是四不像:既像合法,又像非法;既像公开,又像秘密;既像准备打,又像大搬家。简直有点故弄玄虚。我不明白,既然遵命北移,为什么要夜行军;既然夜行军是为了秘密,可又要准备灯笼火把!……还要向当地群众举行告别晚会!有些命令,十万火急,好像几个小时以内就要开动的样子,可是,布置三天四天之后,也走不成!……”

“张司令,这种怪事比你提出来的要多得多。”林志超说,“我来的那天,就碰到工兵连到章家渡架桥,当天就可以架完,可是,早架好了,却放着,让特务们一桶煤油就烧光,能保什么密呢?该临时干的反而提早干,该早干的,像路线侦察,却要临时干!真叫人莫名其妙!”

“你一定得回去!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,要反映!”

“我真不愿和他(指赵令波)通话!除了吵嘴训斥……”

“和他通话没有用,找军长,直接找军长!”

给军长的电话接通了。

叶挺刚从章家渡兵站回到军部,他一听林志超竟然被派往三支队去,怒火冲天,对着电话直吼:

“回来!立即给我回来!这是谁在拿着全军的命运当儿戏呀!”

叶挺的声音,喊得全参谋处都听得清清楚楚!

二 忍无可忍

“赵处长!你谈谈这几天的敌情变化吧!”

叶挺接到林志超的电话后,立即走进参谋处的作战室,有点故意找茬,对赵令波表现出强烈的不满。他不明白,在这样的关键时刻,怎么能够把林志超派到三支队去。

“军长！”赵令波小心翼翼地报告说：“据多方侦察报告，顽军四十师于12月27日，将宜、溧防务交毕，向皖南行动，12月30日抵胡乐司，向三溪、星潭一线开进……”

叶挺看看标好的作战地图，头也不回地问道：

“你对敌情有什么判断呢？”

“军长！可以说敌情变化不大，对方其他各师无明显行动，只是四十师有较大的变动。”

“四十师的变动说明了什么？”叶挺回过身来，严厉地盯视着赵令波。显然，他对参谋处长的回答很不满意，“它对我们的行动计划有无影响？”

“我已经向项副军长报告过了，他认为……”

“我是在问你！问你的判断！”叶挺抬高了嗓门，参谋处的几个科长和参谋都惶恐地注视着他们，“你，一个参谋处长，你应该有自己的头脑！”

叶挺看着赵令波那狼狈、尴尬而又不逊的脸，怒火一下升腾起来，声音爆炸着团团火星：

“假如林科长在这里，他就不会像你这样回答！”

这一句话比两个耳光还厉害，赵令波的脸立即红到脖根。这种带有羞辱性的话，是容易造成怨恨的。

叶挺说了这种伤人自尊的话，并不后悔。这是战争，不是儿戏！对于君子来说，这是振聋发聩的良言；对于睚眦必报的小人来说，那将引起报复。

赵令波并不是完全没有自己的判断，但他不愿说，不能说，不敢说。他不能违背项英的意图。如果他在项英面前失宠，他知道叶挺会怎样处理他。

“在这种时候，你为什么把林志超派到三支队去？”

“军长，这是项副军长的指示……”

“你应该把他留在参谋处，你不是木偶！”

“可是，项副军长认为，陈家庆的检举……要他参加作战计

划的制订不合适!”

“岂有此理!”叶挺用抓柄手杖捣捣地板,“一个坏蛋的挟嫌报复,造谣中伤,也会搞乱我们的阵线!你们也不想想,林志超在峨桥镇税务所抓的是谁!即使林志超和郑芳雪有什么关系,难道就没有资格制订作战计划了吗?”

“项副军长这样认为……”赵令波又举起了叶挺的矛头永远击不碎的盾牌,那神态里甚至带一点挑战的意味。

“你要晓得,”叶挺转了话题,“你刚才报告的是元旦以前的情况,今天,是元月三号了,敌情又有哪些新的变化?”

“军长,你知道,我们的侦察手段太落后了……在顽区侦察很不方便,派出人员不能按时回来,敌人封锁了路口。”

“这是事先应该考虑到的。有两点,你现在就去向项副军长报告,请他考虑。”叶挺停下来,等待赵令波作记录。

“一,四〇师从宜、溧一线西调,进入星潭、榔桥、三溪一线,这说明顽方已经严防我们向南!军分会在决定南进时,还没有这种敌情,现在,南进的危险性增加了!”

“是!”赵令波在硬纸夹子上,迅速地记录。

“二,顽方东线变空虚了。我很奇怪……”叶挺自言自语地说,“顾祝同怎么这样大胆地把驻在宜兴、溧阳一线的四十师抽过来?你对项副军长报告说,现在,东进的阻力变小了。”

“军长的意思我明白,”赵令波合起纸夹说:“改南进为东进!”

“正是这样,战场瞬息万变,没有临机应变的方案是不行的!”

三 新的敌情到了,中央的指示也到了

1941年元月3日,中午12时,军部参谋处二科得到最新敌

情消息，向军首长们呈报如下：

顽四十师主力于元月2日上午后3时，到达三溪镇附近，师部驻三溪。奉上官电：在三溪略微集结整备，再遵前令前进……

叶挺接到新的情报，仍不愿去见项英，他怀着沉重的忧虑又回到作战室。赵令波刚刚从项英那里回来。

“你向副军长报告了吗？”

“报告过了！”

“怎么说？”

“要改变军分会的决议，还需要再召开一次会议。”赵令波生硬地说，“副军长说，出现这种情况，还不足以促使我们改变计划，而且各支队的行进路线已经下达了！……”

“下达的不过是一纸空文！”叶挺又冒火了，“改变路线，就像操场上喊向左转还是向右转一样容易。万一开动起来，再改变就难了！那要乱套的！新的情报说明顽方早已预作准备，南进的危險已经具体化了！”

“副军长说，我们还要等中央的指示。”

“你去请副军长到作战室来，既然他要决定全军行动，应该在作战室随时了解情况解决问题。”

“他在写动员提纲和群众告别大会上的讲话稿。”

叶挺的两腮，在簌簌抖动！他几步跨到电话旁边。就在他手刚刚触到听筒时，电话忽然响了，是项英找军长讲话。叶挺举起听筒，手在气愤中摇颤。

“军长吗！”话筒里传来项英粗豪的兴奋的声音，“中央来了电报，肯定我们的行动计划是完全正确的，并且指示我们立即开动！现在，谷秘书就把电报给你送去，请你提出执行的意见！”

叶挺惊极而呆，手执听筒，竟然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。“天

啊！这是怎么了？中央肯定行动计划完全正确，而且立即开动！难道项英站得与中央一样高，看得一样远吗？而我叶挺完全错了？”他将听筒久久地握在手里。参谋处所有在场人员，都看出了军长内心的忧虑和灰冷。赵令波脸上浮上了不易察觉的微笑，并向值班参谋投去意味深长的一瞥！军长给他的一切训斥不满与难堪，在这一笑一瞥中，得到了报复后的一些满足！

叶挺跌坐在电话机旁的木凳上。他似乎等待了漫长的时间，机要秘书还没有出现。

从大夫第到种墨园只相隔一条狭窄的街道，即使绕路而行，也只需要四五分钟，谷秘书为何姗姗来迟？叶挺的脑子里只震响着八个字：“完全正确，立即开动！”中央的指示和目前皖南的情况，有着多大的差异啊！又与项英在军分会上的结论多么吻合呀！

一声报告，谷秘书到了。其实只有3分钟。

这是毛泽东、朱德联名签署的致叶挺、项英的电文，简明而又肯定：

你们全部坚决开苏南，并立即开动，是完全正确的。

1941年元月3日

电报上方，写有“项已阅，请军长阅后，将此报内容，下达各团、教导总队及军直各部处”。

叶挺又陷入了另一种迷茫，久久未能签上“叶已阅”。谷学清在耐心地等候。

中央同意的是“立即开动”，同意的是“开苏南”！中央也同意分三路齐头并进吗？也同意向南途经茂林、三溪、旌德吗？他不得而知。中央知道皖南顽军的调动详情吗？更不得而知！

如果用“我们坚决开苏南，并且立即开动”报告中央，却把南进的路线隐瞒起来，或是含糊起来，而取得中央的“完全正确”的

肯定,那不等于瞒上吗?

这个电报下达到团,等于晓喻全军,使全军认为南进的每一个行动,都是中央认可的,都是中央肯定为完全正确的!那不等于欺下了吗?

叶挺枉自猜测,没有任何依据,项英恰在这时给了他依据——电话铃又响了。值班参谋把话筒递给军长,双方通话,站在旁边的人员都听得非常清晰:

“军长吗?谷秘书把电报送去了吧?”项英的兴奋的声音,“中央用最明确的言词,肯定了我们行动计划的完全正确!这对统一全军的思想和步调很有好处,所以我让机要科转发到团,这对我们是一个鼓舞!它加强了我们行动的决心和信心!军长!你认为什么时候行动最好?”

“中央知道我们南进的路线吗?知道当前皖南的敌情吗?”叶挺仍然不放松改变行动计划的希望。

“军分会的决议,中央已经同意了!并且肯定它是完全正确的,任何人都已经无权改变了!中央当然不知道顽方军事调动的细则,谁能及时掌握瞬息万变的详情呢?中央已有明确的态度,我们当然是要坚决执行了!执行中,当然会有困难和危险!这就靠我们去努力克服了!……”

叶挺深知没有回旋的余地了!他痛感无力抵挡握有权力和上方宝剑的项英的决心,无可奈何地说:

“你决定吧!”

“我认为兵贵神速,世界上历来的袭击和突然的军事行动,都选择在周末!今天三号,星期五,明天四号,星期六,我的意见,正像你说的,部队已经弯弓待发,那就明天行动,下午5时开饭,6时,全军同时出发!……”

叶挺沉着脸,一句话也没有说,缓缓地放下了听筒。

四 暴风雨前

1月4日下午1点钟,起风了。这风是突然刮起的,异常猛烈,扬尘播土,飞沙走石,山林在狂舞呼啸,天空变得昏暗、灰黄、混沌。

街道上的尘土,沙粒,枯叶,羽毛,干牛粪,以及上午部队归还门板散落在街上的铺草,破纸,全部飞旋起来。街上行人低着头掩着脸,躬起腰,顶着风走路,像是挣扎。

风,像个惊狂的精灵,叫着,吼着,一会儿回荡,一会儿疾驰,一会儿暴跳,整个世界都在动荡不安。两个小时后,终于渐渐停息了。

空气忽而变得重浊郁闷,使人感到窒息,大气气压在急骤增加。这种近似夏季雨前的沉闷感,实属罕见。天空,仿佛被一种沉甸甸的混浊物,压得很低很低,山野像罩上一层浓雾,变得模糊迷茫了。

叶挺伫立窗口。这种冬天少见的怪异气象,使他感到一场凶猛的雨雪的临近。它将给未来行进中的大军,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?

军直机关、部队和当地群众,正向军部前面的打谷场上集中。

叶挺摇动即将撤线的电话,要项副军长。接电话的是正在收拾马袋的刘厚忠。他说政委已经到广场上去了。

叶挺又要参谋处,作战科,他找到了周子昆:

“子昆!你认为把部队六时开进,改为四时开进,有困难吗?”

“军长!困难不大!各个支队已经开始行动。军部直属队,12时前,全部准备完毕!现在风已停了,只要下令立即开进,3

点钟出发都行。只是动员大会和军民告别大会,正在召集……”

“请你立即到会场上去找项副军长,就说,我的意见,取消两个大会,争取天黑前,渡过青弋江!天气很成问题,大雨大雪对我们行军极为不利!……”

“军长!我立刻就去!”

叶挺找赵令波,他随项英到会场上去了。又找来了林志超。

“天要下雪!我们应该作好提前行动的准备!”林志超望望窗外的天空。

“我更怕下雨!多潮多闷呀!”只有叶挺沉重地叹息了一声。

此时,林志超真想建议军长直接给中央发报,把军分会上的一切争议,如实地报告中央,由中央来改变项英的决定。但他知道这是不现实的梦想。电报没有项英的签发,是拍不出去的。即使发出,那就面临着决裂、闹翻,不是共产党员的叶挺,是没法代替军分会书记的,局面就变得更加不堪收拾了。“除非到了江北……”这个念头闪电般地照亮了林志超的脑际,他悟出项英为什么拒绝东进而力主向南的道理来了:叶军长的一切违背项英意志的努力,都被误解为急于去接受总指挥的权力!都引起项英的逆反心理,因而叶挺的许多建议,必将落空。

仿佛为了证实这一点,周子昆拖着疾病未愈的身子,来见军长。

“项副军长说,不能朝令夕改。”

“难道说,他不看看天气吗?”

“他说绝不能失信于皖南群众!”

叶挺和林志超尽皆默然。还有什么理由比不失信于群众更重要呢?

周子昆告辞了。林志超已经无事可干,值班参谋知道他在军长这里,有事会找他的。现在,机关干部都已齐集在打谷场上,项英开始了他的热烈却又冗长的动员报告。

叶挺和林志超都默然无语。

会场上不断地传来口号声，此起彼伏，高昂激越，压倒狂风的吼叫！

乌云翻卷，布满了天空。

第十六章 顾祝同、上官云相、陈冠群、陈家庆

一 与三战区断绝通讯联系是明智的吗？

1941年元旦，晚7时。

顾祝同也想过一个愉快的新年。

在客厅的麻将桌上，随从副官徐延辉、夫人许文蓉、小舅子许文欣和他，拉开了战幕。牌桌激战，许文蓉是高手，顾祝同甘愿大败亏输。

一个战区长官，也有他的苦恼，也有他的难处，必须日理万机，调和各方矛盾，平衡各派权益。他把家政大权委托给妻子，但是，出谋划策的却是淞沪码头上的妻弟许文欣。他时常怂恿姐姐利用姐夫的权力走私，埋怨姐夫过分迂腐。他顺手打出一张牌去：

“姐姐，你看人家李品仙，他家的亲戚，哪家不是巨万富翁！他家的生意，南做到汉口，北做到蚌埠，东做到南京、上海；安徽省银行行长闵子高就是他家的亲戚，真是肥水不落外人田啊！……”

顾祝同像没有听见，全神贯注在牌上。

“他们做哪些生意呢？”许文蓉明知故问，一边把牌轻轻地打出去。